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疑節卷二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録監生臣陸紹臺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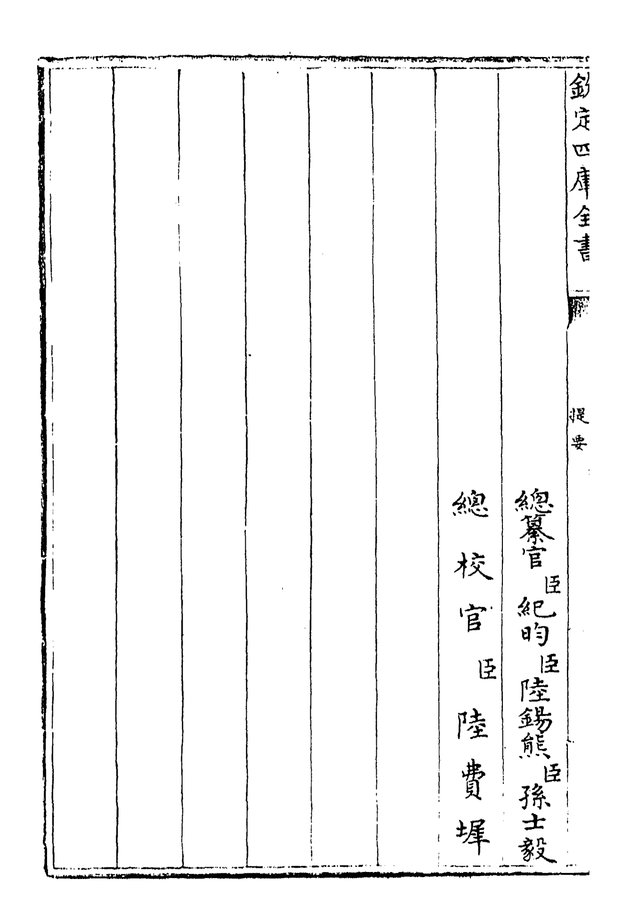
四書疑節　　　　　　四書類

提要

臣等謹案四書疑節十二卷元袁俊翁撰俊翁字敏齋袁州人前有黎立武李應星序又有彭元龍序二篇應星元龍序皆稱俊翁獨立武序作雋翁葢傳寫字異也其仕履無可考立武序稱以重吾榜應星序亦稱奕奕魁文知嘗首舉於鄉

矣立武應星序及元龍前一序並側注經史疑義字元龍後一序又側注四書經疑字兩卷首標題則作待問集四書疑節互相參錯考俊翁題詞稱科目以四書設疑以經史發策因取四書經史門分而類析之蓋待問集者其總名經史疑義四書經疑其中之子部今經史疑義已佚故序與書兩不相應也惟疑節之名不甚可解卷首有溪山家塾刊行

字或重刻時有所刪節故改題曰節歟朱彝尊經義考中載之註曰未見此本從元板傳鈔其例以四書之文互相參對為題或似異而實同或似同而實異或闡義理或用考証皆標問於前列答於後蓋當時之體如是雖亦科舉之學然非融貫經義昭晰無疑則格閡不能下一語非猶夫明人科舉之學也乾隆四十三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四書疑節原序

經史疑多漢儒曰疑者丘葢不言此由内不能辨訛是說而逃焉者也吁漢已然况后漢千餘禩文籍日生承訛襲謬雖欲無辨得乎結屋蒙巔山静日長每於陰陽造化之機性命道徳之藴經史義理之會有未合共同志商之投卷所得縷析脈分如老吏斷案輒手之不釋而袁之袁氏為多一則雋翁二則雋翁餘亦昆弟子姪其文温膩其語詳縝其引類曲而暢其立論超而詰余

甚愛之雋翁曽不是足錄前后所得為若干帙袖以見過若將猶有所是正者余曰子亦疑吾言乎凡吾所以藉子文重吾榜者為其道之合也義之明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求一幸吾選不可得也凡吾所以嘉子文者千言非多一言非少為書帙端以歸吾易東矣嘗大德庚子中秋渝黎立武序

讀書未到康成安敢高談夫漢儒且未易議况經史乎經史固多疑然聖賢千言萬語至理而止切患不明理

理一明隨事剖析如庖丁解牛恢乎餘刃里之袁兄儁翁家學淵源讀書多而知理明闡微糾誤卞是非如數黒白非胸中洞洞屬屬見地明而理原闕者不能也其亦識時之俊杰歟葢時之所尚在是故於山學郡邑庠序閭凡有問未嘗倦於對而有司每每表而出之以為斯文重焜焜炟文如大羮元酒孰不知為美味王公大人盖有手之不釋而藉以重五吾榜豈特價增三倍而已同宗秋澗欲廣其傳相與義率勉之繡於梓一日緘示

所作予因讀其文愛其才重為鄉邦有人賀而亦感乎時之未遇也嗟乎士有皓首窮經抱膝山林不求利達於當世者志也茲諸公勉俊翁以所長見於世非徼名也實欲后學得所傳也於是乎書旹大德庚子臈月上浣洒水李應星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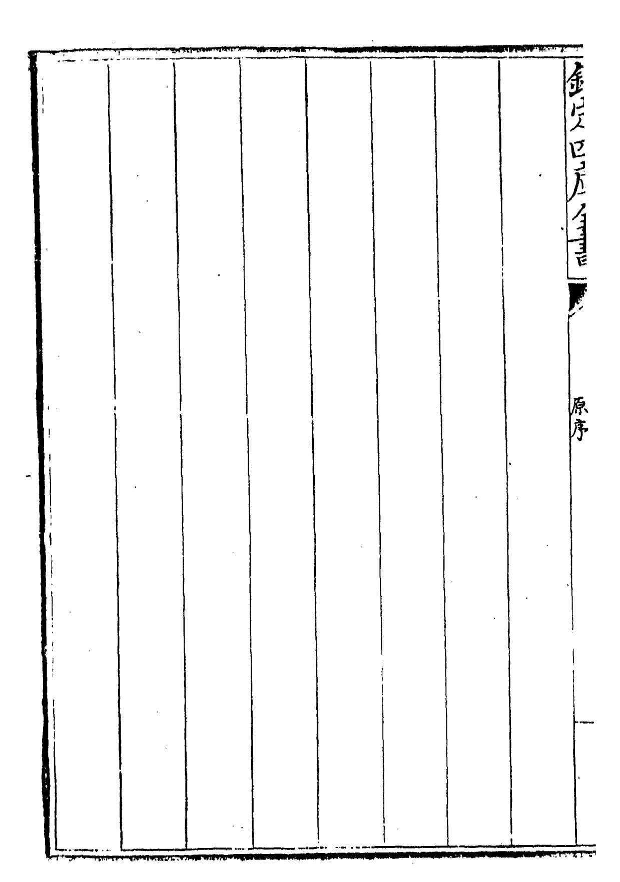
天人至理經史奥義自漢唐諸儒先宋諸老探索剔决宜無復疑然有疑者疑以增無疑者疑以生嗟乎近取諸身日之所以視耳之所以聽自不能知况太極前六

合外乎精體詳說至朱子極然紀録傳訛老壯見異況六籍百家乎傳疑闕疑可也惟科舉廢學校存疑義有問斯文之鈞闕係焉書眼如月罅隙所到的然有見質前聖證后闕豈無所望奈何泛然如問牽爾對非穿鑿則首鼠摸闕不浮沉則牛神蛇鬼闕皮而羽附塗以土否則尋闕道作逃計珠落吾事一日族人野舟視以敏齋袁兄俊翁刋藁一編兄蓋野舟之李漢也慨慕已久盥露莊諷正論森嚴實見超卓如老醫治病衆治不治

之疾人皆服其有識如老吏斷屢斷不斷之獄人自以為不寃質前聖證后學於是乎在豈但為寄翁重山學之榜而已旹野舟方哭子余拱曰不知車之為金根何必昌黎之有子知文為貫道之器深羨昌黎之有壻敬書卷末以志斯文之未喪至大辛亥閏中元日友生虛齋彭元龍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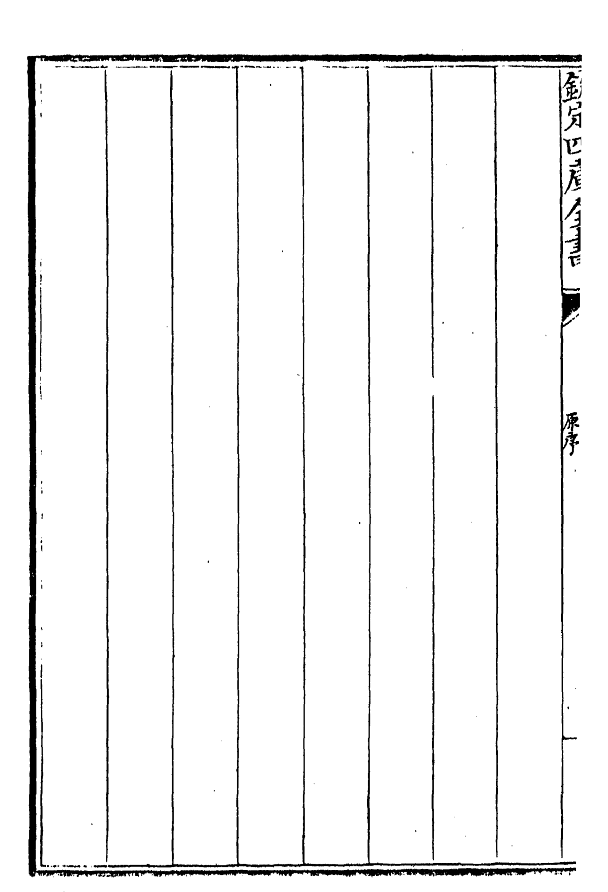
朱子曰看文字不是於那疑處看政須於那無疑處看又曰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却要無疑今之從事經

疑者必如此用力能如此者目中惟敏齋表兄俊翁其於四書直欲從一聖三賢腹中過盡見一聖三賢肺肝故見一題便如庖丁見牛之無全牛奏刀鏗然動中宮商觀其文者當觀其學文學如此言行政事四科一以貫之矣豈但稱雄科場而已延祐乙卯夏五老友生虛寮彭元龍序



四書疑節原序

強學待問儒者分内事也頃科場文興文臺以經史疑為課集愚生平癖嗜研究之學庠序書考有問必對科目行首以四書設疑次以經史發策公試私課時與門生兒子相講肄積而之久藁帙滋繁暇日因取新舊藁合而為一四書經史門分而類析之問舉其綱答提其要往往首尾有未完脉絡有未貫姑存大畧耳編成總題曰待問集時至治改元中和日鈐北晚學袁俊翁書



四書疑節卷一

元 袁俊翁 撰

論語一

論語一書諸儒皆曰孔門弟子成此書程子乃曰成於曾子有子之門人何者為是

自漢以来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門弟子記諸善言也班固作漢志謂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篹故

謂之論語及趙岐序孟子亦謂七十子之儔會集夫子所言以為論語後世相承率以孔門弟子記夫子之言而成此書者信矣至程子乃謂成於曾子有子之門人故書中獨於二子以子稱徐而究之此說本出於柳宗元特宗元論曾子之後死者其說通論有子之叱避者其說鑿故程子因其說斷而裁之以為此論程子所云固自有理然他如閔子冉子亦或以子稱者豈亦各自其門人稱之邪泛而觀之如閔子冉子間以子稱者姑

勿論惟有子曾子每每獨以子稱者蓋曾子得聖道之傳有子得聖人之似門人相尊敬之辭云爾未可專指其門人成此書也成此書者初非出於一人之手一言以蔽之曰聖人之徒斯足矣

弟子學文及子以四教二章文行先後

學者為學之道論先後文為先論輕重行為重二者不可以偏廢也何也學文所以致知脩行所以力行脩行而不先文則不足以致知學文而不重行則不足以力

行致知力行要當兩輪並進可也晦翁嘗謂知與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此數語可為學者之要知行之事備矣吾觀子以四教止列四者之目而未始明指其先後程子論之曰聖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然則吾夫子以文為先以行為重者明矣至若孝弟學文一章其大要專指為弟為子之職而言固以孝弟為本而學文之於孝弟實均為此章之綱領謹信愛親皆孝弟中

之一事耳故曰入則孝出則弟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此三則字皆指學者當用力處然則行固為急文亦非可緩餘力猶言暇日非謂行此數事有餘力而後學文也晦翁集註當以已意終之曰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此數語亦可見學文之為要不可徒謂此章以學文為後也嘗究夫子博文約禮亦可弗畔之說則知博文須以約禮為重及觀顏子博文約禮循循善誘之說則知約禮當以博文為先二章

大旨互相發明於此見文行之不可偏廢也審矣

餘力學文文行忠信博文約禮三章先後同異

魯論一書初言弟子孝弟餘力學文則以文為後及言夫子之博文約禮與夫文行忠信之目則又皆以文為先二章之説孰為是耶吁皆是也孝弟學文乃聖人專言弟子之職也博文約禮文行忠信皆門人專論夫子之教也是故聖人專言弟子之職者責以成德之事門人專論夫子之教者示人以入德之方入德以文為先

成德以文為後旨意固各有在也嘗考魯論本文三章皆未始明以先後言惟孝弟學文有行有餘力之説博文約禮有循循善誘之説皆隱然有先後之意存其間及觀集註釋文行忠信有曰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亦未始明言其先後者姑勿論至於釋孝弟學文者曰為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先文非為已之學也是蓋專以弟子之職言而責以成德之效則文在所後者固宜釋博文約禮者曰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

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是蓋專以聖人之教言而示以入德之方則文在所先者亦宜要之責人以成德之事則以文為後示人以入德之方則以文為先此古今不易之通論也

四教四科文有先後

四教者聖門設教之序也四科者聖人設科之目也四科所以定人品之等級四教所以循教法之次第故四教以文為先者聖門示人以入德之方也四科以文為

後者聖門取人以成德之效也何也四教先之以文而繼之以行忠信者蓋自入德言之欲使學者因學文而脩行以存忠信故以文居其先如大易所謂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也四科首德行次言語政事而後及文學者蓋自成德言之則以德行為本文藝為末故以文居其後猶周禮賔興賢能先德行而後道藝是也

子罕言命而又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何歟

罕言云者非不言也不過言之少也按魯論有五十而知天命之說又有道之行廢命也之說是則聖人非不言也特言之者少而已言之雖少君子可不求所以知之哉要之命一字有二義有命令之命有命分之命命分之命以氣言命令之命以理言命令云者所以安天理之常命分云者所以順人事之變先儒嘗謂命之正者出於理命之變者出於氣正此意也罕言命者古註謂天之命也不知命之命古註謂窮達之分伊洛諸儒

率因是而申言之一則罕言一則不可不知二章本無馳背然命令之命固罕言命分之命亦豈聖人所常言哉命分之命固不可不知命令之命又豈君子可不知哉罕言命云者先儒嘗謂理精微而難言天之氣數又不可盡委之而至於廢人事故聖人罕言之也不知命云者先儒嘗謂命為窮理盡性至命豈止窮達而已此君子皆不可不知也要之二者之命皆聖人所罕言皆君子所不可不知正何庸各為理氣之辨吁命令之命

天命也吾不可得而褻天命分之命亦天命也吾不可得而違天理歟氣歟正歟變歟一言以蔽之曰天而已

子罕言命而論語有曰知天命又曰不知命何歟命一字有二義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以理言者不可以易言以氣言者不可以屢言何則命以理言而或易言之則不足以盡天道之精微命以氣言而或屢言之則適以滋人事之廢置此聖人所以寧罕言也　魯論二十篇而其所言命者不過七八則門人記其為罕

言者豈不信乎向使門人記其爲不言而或一二言之是則可疑也今特謂之罕言證諸魯論爲得其實論者復何疑乎雖然罕言命之命通理氣而言可也知天命之命似主乎理不知命之命似主乎氣要之二者之命皆不可以不知一則正言其知天命一則反言其不知命皆主乎知之爲貴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可不戒哉

夫子言仁多矣而記者謂夫子罕言何也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是以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道故於日用常行之道最為切至然魯論自門弟子問荅之外聖人之言仁者無幾此門人所以記其罕言也昔紫陽夫子之門亦嘗議及此矣謂夫子與門人問荅不勝其多而言仁尤最切要故門人備記之而所記止此則亦可謂之罕言矣况所言之仁亦不過泛及為仁之事至於仁之本體則未始直指以告人此數語可謂深得魯論言仁之本旨矣

魯論有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又曰子不語怪力亂神參諸集注有曰答述曰語自言曰言由此推之魯論所記語言二字蓋自不同是以魯論言仁大率多聖人答述之語而見於聖人之自言者能幾故門人記夫子之罕言仁者罕自言也其他答述之尚多者不在論也且當時記子所罕言三者之序二與字尤有微意蓋罕言三者之中利為最命次之仁又次之試即魯論而觀言利比之命仁為最少言命頗多於言利言仁又多於言

命然則聖人之言仁未為大罕者亦信矣

夫子答顔淵子貢問仁何以不同

答顔子者以仁之理言也求在我者也答子貢者以仁之事言也求在外者也大槩顔子之學多務内動皆反已以自克故夫子告以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是蓋因顔子所學之得處而許之也子貢之學多務外每或方人以自高故夫子告以事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是蓋從子貢所學之失處而警之也要之言為仁之理

則未有不求諸已言為仁之事則容或亦求諸人求諸已者體仁之本求諸人者輔仁之資學者皆不可不究心焉

夫子答顔淵子張問仁皆以天下言之氣象同否

聖門之問仁多矣而聖人荅之者甚不一言仁而及於天下惟荅顔淵子張二子之問為然其荅顔淵也謂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此二語盖盡其在我而有天下為公氣象其荅子張也謂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此

一語益達之於天下而有無善天下規模竊詳聖人之
荅問往往因其材而篤焉顏淵之為人學力樸實務內
而不務外言無不悅終日不違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見
其進而未見其止故聖人所以告之者不過說學者切
已下工夫處而自有守約施博之道此蓋因其問而長
其善也子張之為人天資高邁務外而不務內或問行
或問達或問從政或學干祿無往非以干祿求進為心
故聖人警之以能行五者於天下斯可以為仁五者有

一之未能行之未遍於天下皆不足以為仁此葢因其問而救其失也長善救失均為善荅然而顔淵隨有請事之辭子張迄無半語此顔子之所以不違仁也此子張之所以難為仁也後之有志於求仁者當為顔子之務實毋為子張之好高顔何人哉希之則是

樊遲兩問仁智所荅不同

樊遲兼問仁智之外又嘗專以仁為問胡氏謂專以仁為問者最先先知後仁者次之先仁後智者又次之究

其功用一節深一節即此可見其歲月有少壯學力有淺深故聖人荅之者不能以無異蔡氏有云樊遲問仁而所荅各異者因其所學之至而發也要之聖人荅樊遲問知之有異者亦然切嘗論之愛人知人之説極言仁智之功用此必遲晚年學力有進處而後告之及此若曰務民義敬鬼神先難後獲數語先儒固嘗謂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耳他日聖人嘗以先事後得告樊遲正與先難後獲同一旨先儒嘗論遲粗鄙近利故告

之以此而救其失即此亦可見遲之為人矣論至此極則先智後仁之問此是遲初年時事聖人因所見之失處而警之先仁後智之問此是遲晚年時事聖人因所學之得處而進之故不同耳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又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何歟

仁者之心公而已矣好其所當好惡其所當惡好惡一出於正則好之者固所以愛之也惡之者尤所以愛之

也論者或曰夫子嘗以愛人為仁又謂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何歟嗟夫好人者愛人也惡人者容非所以愛人邪特患好惡不得其正耳苟得其正則好人者所以成人之美惡不仁者所以不成人之惡均之為愛人也嘗觀樊遲問仁一章下文雖兼知而言然舉直云者即好人也錯枉云者即惡人也卒於能使枉者直則舉直固愛人也錯枉尤所以愛人也愛人云者所包者廣豈可專以好人者為愛人惡人者非愛乎善者好之而不

善者惡之仁者之心一以公而處之耳公則正正則好惡當於理此所謂唯仁者能好惡人也

孟武伯問子路冉有之仁夫子皆曰不知而各言其所可使曾謂不知其仁而可使之任國家之事乎

甚矣仁道之難言也方謂之仁則仁道至大夫豈易盡稍有一節之未純一息之或間皆不得以謂之仁矣方謂之不仁則人心天理誰獨無此仁者特不過有純未

純之間耳故孔門論及門弟子之仁否聖人往往托之以不知不知不知二字婉矣哉不知云者未始許其仁而亦未始斥其不仁孟武伯問子路冉有之仁夫子皆曰不知而乃明許由可治賦求可為宰曾謂不知其仁而可使之任國家之事乎吁夫子所謂不知其仁者豈果其其人之不仁耶特日月至焉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耳論者可因是而疑其不足以任國家之事哉且武伯之問仁者以德言也夫子各稱其可者以材言也由也

果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夫子嘗明指其材以答季康子可使從政之問矣由也為之可使有勇求也為之可使足民二子且嘗自言其志矣正與夫子所謂可使者適相脗合信乎夫子初非泛然過許之也由求二子他日獨得以列政事之科者良有以夫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不知其仁㑹謂不知其仁而可使南面且在德行之科乎

聖門諸子以仁為問非無其人然一聞聖人之言其能

請事斯語者僅見顔淵仲弓二子而已愚想仲弓之為仁固未及於顔子三月不違之域然視其餘日月至焉者亦有間矣門人會集論語以顔冉問仁兩章相次亦可見仲弓亞於顔子者也當時或人固美其仁而特病其不佞夫子乃曰不知其仁竊原夫子之意蓋以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若仲弓者謂之未仁固不可直許其仁亦不可故不若托之以不知至於佞則焉用哉或人謂其不佞而夫子則曰焉用是則仲

弓誠不佞矣巧言者鮮仁木訥者近仁不佞正可見其仁矣先儒釋可使南面者曰仲弓寛弘簡重有人君之度也釋仁而不佞者曰仲弓為人重厚簡默然則即仁而不佞一句而觀則其可使南面斷可識已安得反因不知其仁之語而遂致疑哉不知云者夫子蓋亦以是而論由求赤三子之仁矣彼三子者平日未嘗以仁為言其存否未易窺測仲弓請事與顔子同其去顔子必不遠矣夫子於仲弓之仁而曰不知議者未可以諸子

例論也

夫子言仁多不輕許至論管仲則稱其仁何歟

仁之為仁一也而聖賢所以為仁則不一也何也有以心言者有以事言者以事言者言仁之功以心言者言仁之德此言仁有難易之殊也曾論言仁如論子文文子皆曰未知焉得仁姑置勿論聖門諸高弟自回也三月不違之外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如雍也與由求赤三子皆曰不知其仁及荅原憲之問又曰仁則吾不

知也此數章蓋皆以心言之言仁之理者耳若夫管仲之事子路有未仁之疑子貢有非仁之疑夫子乃極稱其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力其荅子路也如其仁如其仁凡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然則此章正以事言之言仁之功也合而論之前論諸子以心言者言仁之理也非全德不足以盡夫仁後論管仲以事言者言仁之功也雖一事亦足以許其仁故言仁不無難易之殊者以此先儒

嘗論仁有粗細說細處孔門諸子多有未能說粗處伯者之臣却能之蓋管仲乃仁者之功斯言為得之矣雖然孔門諸子豈果不及管仲邪特未得君以行其道耳使孔門諸子果得君以行其道則其功必不在管仲下也當時聖門論仁要不可作一律論稱管仲者據已試之效言也論諸子者尚不免為方来之望也指言已試之效者隨其事而許之可也欲為方来之望者其望之也不淺則其許之也不輕聖人之言豈苟云乎哉

比干之仁以其忠伯夷之仁以其清子文文子之

忠清乃不許其仁何歟

聖賢論人之法有指一事言者有指全德言者初不可以槩論是以比干之忠全德之忠也子文之忠一事之忠耳伯夷之清全德之清也文子之清一事之清耳此所以不能無仁未仁之間也朱子嘗論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夫當理以事言無私以心言事既當理而心無或私則體用一源內外無間夫是之謂仁自今觀之子

文喜怒不形物我無間忠固忠矣然其所以三仕三已
而所以告新令尹安知其果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
否耶文子潔身去亂清固清矣然安知其心果見義理
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耶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
猶未免於怨悔耶此朱子論二子制行之高若不可及
然皆未有以見果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斯言爲得之
矣程氏范氏朱氏諸儒皆常合三仁夷齊之事與二子
並論而其大要不過如此信矣子文文子之忠清者一

事之忠清也比干伯夷之忠清者全德之忠清此其為仁未仁之間也夫仁豈易言哉

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

又曰君子而不仁者有以夫何歟

聖人立言有正言以誘人者有設言以警人者正言以誘人者其辭確設言以警人者其辭疑是以君子去仁惡乎成名之論申以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此蓋正言以誘人故其辭也確至於君

子不仁之論既君子矣則無不仁既不仁矣則非君子其曰君子而不仁者有以夫蓋甚言之以起下文未有小人而仁者之語君子而不仁初非實有是事此乃設言以警人故其辭也疑論者固未可因其一時設言之辭而致疑於平日正言之辭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以夫既曰君子矣何為而有不仁乎

此章大旨重在未有小人而仁者一語上姑借君子而

不仁者有以夫以開端耳其言君子而不仁者有以夫乃所以甚言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是以有矣夫者其辭疑初非可視以為確然之論議者安得偏摭此一語而為之疑邪愚於此章深有見小人之不仁而不敢信以為君子之不仁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聖人垂訓固自昭然如不仁則不足以謂之君子矣

義以為質知及之兩章互言五常之目不全

論語一書於四端且未始並言而況五常乎四端自孟

子而始言五常至楊子而後見君子言理之益詳可以觀世道之益薄吾何暇計魯論二章之議論於五常之目其有所未盡乎當春秋時人心天理猶有存者其餘天理之名目僅舉其一二足矣初何待其枚舉而條列哉且曾論二章意各有主義以為質一章蓋以義為之本禮以行之信以成之皆所以因此義而行之成之耳然自非具仁之公知之明則惡足以盡此義雖未嘗言仁知而仁知在其中矣知及之一章蓋以知為之先仁

能守之而動以禮皆所以因此知而守之動之耳然自非其義之斷信之實則烏足以全此知雖未嘗言義信而義信在其中矣向使義以爲質止言義而不及禮信知及之止言知而不及於仁禮吾見五常之理亦未始不備其間而況間舉其一二而言之愚斷斷謂五常之理一而初何拘五者之並言哉況當時門人會集論語此二章雖不聯屬而同在衛靈公一篇安知其非欲後之學者舉此互相補而兼相備歟雖然兩章於義信知

仁互相有無獨於禮則兩章皆有之且前章曰禮又曰孫後章曰禮又曰莊何其皆於禮過詳耶要之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故於天理人事為最要而不可闕者善窮理者試詳之

君子義以為質一章禮與孫何辨行與出何分五常何以不及仁知

記曰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是以世之所為禮者不出此三者而已向使專以禮言則三者皆具其中矣

今既以禮對孫言則孫者為退讓之禮禮者為恭敬之禮撙節則無存乎二者之間也當時夫子先言禮而次言孫蓋孫本於禮明矣至於行與出之分者無他焉行之者動之於容貌出之者出之於辭氣至此益足見禮以行之者為恭敬之禮孫以出之者為退讓之禮又何疑哉雖然人有五性闕一不可今乃曰義曰禮曰信而獨不及仁知又何歟吁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凡知所以義以為質而行之出之成之者當何如是即

知也至於義禮孫信之兼盡會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是即所以為仁也初何必言仁而後謂之仁言知而後謂之知哉

夫子答顏淵問仁何止曰復禮而不及義知

此禮字本與己字對言己者人欲之私禮者天理之公二者相對而立出乎此則入乎彼出乎彼則入乎此故己私一克天理即復此其所以為仁是則禮之一字所包者廣豈可專以節文言之哉借使專以節文言之則

於克已復禮之中葢亦有義知之功用存焉何則此心知已之當克知禮之當復必有辨别之知而後能也卒而已之當克者克之禮之當復者復之非有斷制之義而能之乎顔淵請問其目夫子復以四非四勿告之夫知其四非之為非是即有辨别之知主四勿之當勿是即有斷制之義可徒謂所復者禮而於義與智無與哉可徒謂惟禮可以為仁而義與知不可以為仁哉此愚謂仁義禮知之理一而已矣論者不必求其顯然之名

義而但即其隱然之功用求之可也

克己由己復禮非禮二己字二禮字同異

此章章旨若專以二己字二禮字論之則二己字有不同二禮字無以異若以克己由己之工夫而論則二己字不免為異中之同以復禮非禮之氣象而論則二禮字不免有同中之異何以言之上己字與禮字對言則此己字屬乎私下己字與人字對言則此己字出於正上下二禮字則皆指天理言之而無異旨此夫人之所

共知也然究其立言之旨二巳字皆是就學力上說來
試即學力究之克巳者自治之謂由巳者自任之謂蓋
皆求其在我而巳也二禮字皆是向天理中提出試即
天理推之復禮者統言天理本然之體非禮者特言天
理當然之則葢不免有顯微精粗之間也要之由巳之
巳善也克巳之巳本非善以克巳言之則亦善矣復禮
之禮正也非禮之禮本亦正以非禮言之則不正矣學
者惟能以非禮為戒則自足致復禮之效惟能以由巳

為心則自足成克己之功互而觀之克己乃所以制其非禮由己乃所以求其復禮反復玩味會異為同究其功用一而已矣他日顔淵仰鑽瞻忽之嘆嘗謂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合而言之此二我字蓋能以由己為心而成克己之功矣此一禮字蓋能以非禮為戒而致復禮之效矣宜乎夫子賛易之復獨稱其庶幾論心之仁獨稱其不違良有以夫嗟乎顔淵問仁一章曰己曰禮固可覩顔子入道之門顔淵喟嘆一章曰我曰禮又

可見顏子造道之域顏何人哉希之則是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又以諒為益友何歟

貞而不諒此諒字與貞字對稱貞與諒正相反何則貞者固而正也諒者不擇是非而必於信正魯論所謂匹夫匹婦之為諒是已匹夫匹婦之諒雖管仲且不為而謂君子為之乎孟子嘗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要之此所謂貞即孟子之所謂義此所謂不諒即孟子所謂言不必信是已貞之所在不諒可也義

之所在不信可也知孟子所謂大人者言不必信則可與論君子貞而不諒之旨矣至如交友之道朋友有信乃其大倫與朋友交而不信乎乃曾子之所深省與朋友交言而有信乃子夏之所深予與國人交止於信又大學之所明訓故夫子論益者三友舉直諒多聞三者而並言則此諒字專主乎信友道之不容闕也合而論之以貞諒對言者此諒字不足以為美以直諒多聞並言者此諒字純乎其為美一臧一否聖人立言各有攸

當也

士君子立身行已之道有經有權經者衆人之所同權者君子之所獨是以諒爲益友者經也衆人之所同也貞而不諒者權也君子之所獨也

貞而不諒者君子應變之大權諒爲益友者君子擇交之常法

貞而不諒者達體道之大權友諒爲益者盡守身之常法

四書疑節卷一

四書疑節卷二

元 袁俊翁 撰

論語二

夫子一貫之旨何以獨語參賜二子

曾子平日所學葢已隨事精察但未知其體之一耳夫子知其眞積力久將有所得故一呼其名而直語之以此子貢平日所見葢已能識多學但未知所本之一耳

夫子知其積學功至亦將有得故先發其問而申言之及此也曾子一聞其說即曰唯而無疑固已深領聖道之妙子貢雖未能如曾子之即唯而亦未始如門人有何謂之問是則子貢蓋亦默會於片言之下矣要之聖門自顔子之外曾子篤實者也子貢穎悟者也諸子皆所不及故此二子得聞諸子之所未聞也

曾子子貢俱聞一貫之旨參以魯稱乃能申以忠恕之說子貢以言語稱反無一語及此何歟

大抵論聖門悟道之淺深要當究其平昔講論之素不可徒以一節觀也曾子子貢之在聖門俱聞一貫之妙參以魯稱乃能申以忠恕之說賜以言語稱反無一語申明之豈二子誠有悟未悟之間歟吁是本無足疑也曾子因有門人之問故得以申其說子貢則當時偶無問者耳向使有人於此亦有何謂之問吾知穎悟如子貢言語如子貢必將有以發明夫子所言之理矣曾子子貢易地則皆然論者果可徒即此以論二子之悟未

悟哉要之當時子貢之悟道其不及曾子者不能如曾子之曰唯耳及要其他日之所就蓋與曾子亦無大相遠也朱子語錄或問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豈夫子之道高遠故不得而入邪荅曰不然顏子得入故能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如有所立卓爾曾子得入故能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子貢得入故能言文章可得而聞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他人自不能入非高遠也即是而論子貢可聞不可聞之說其與曾子忠恕而已之

說同一悟也況南軒張子嘗論多學一貫一章亦曰此子貢初年時事耳至於論夫子之得邦家則所謂一貫之理蓋識之矣至是則子貢立道綏動之說囘視曾子忠恕之論其所悟又何間乎吾故曰論孔門弟子悟道之淺深要當究其平昔講論之素而不可以一節觀也

曾子何以不在四科之列

魯論記顏閔等數子而列四科安知其出聖人稱予之辭乎抑出門人記述之筆乎於是未可知也然考上文

夫子有從我陳蔡之論則當時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者使果出聖人稱子之辭此固指曾從陳蔡之間者也抑果出門人記述之筆此亦指曾從陳蔡之間者也不然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先儒釋而辨之者亦已詳矣且以曾子之在聖門獨得聖道之傳而乃不與四科之列安知其曾從陳蔡之間否耶嘗考家語困誓篇載孔子遭阨陳蔡之間自子路入見子貢執轡之外他皆不及猶未見曾子之在與否也在厄篇首尾載孔子陳

蔡之厄初則子路子貢更出迭入而相問答末則子貢問糴顔回仲由炊而進飯本末尤詳至如曾子則敝衣而耕於魯固辭不受魯君之致邑孔子聞之乃取參之言足以全其節即此而論則夫子厄陳蔡時其他弟子從否有難一一盡考曾子自耕於魯初未嘗有其厄者審矣當時既不與厄則他日評品之所不及者宜也

宰我何以在言語科

孔門四科各以所長名於世求之魯論蓋自可見獨以

宰我之在聖門其於言語問荅之間屢為聖人之所誚責曾無一語之可取聖門乃亦置之言語之列何邪愚嘗求之史記弟子傳則稱其利口辯給家語弟子解則稱其有口才以言著名孟子公孫丑之問荅亦稱其善為說辭是則宰我之為人誠為一談辯之士也聖門豈輕予之哉魯論所載宰我之言固皆無足稱者然宰予晝寢之時夫子有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即此而証則

宰我本長於言語者信矣特未免專考其行而不掩焉者歟他日孟子常引賢於堯舜之論自非深於知道者不能道也要之宰我之於子貢本皆以言語稱於世特魯論每詳於子貢問荅之辭而於宰我之言語所存者皆不免於有疵而其醇者反遺之而不及載耳嘗聞諸家語曰宰我有文雅之辭而知不充其辯即此而求之魯論若使民戰栗之説若井有仁焉之説又如三年之喪期已久矣之説皆徒辯而知不足也賜之億則屢中

惟其達故爾要之宰我子貢均之有口才者也特子貢之知有餘而宰我之知不足此宰我有不及於子貢也雖然聖門以言語取二子者固宜先子貢而次宰我今語孟乃反乎此要必他有其故夫子嘗曰夫言貴實賜之華不如予之實也此聖門所以先後二子之意歟吁甚矣言語之不可不務實

子張問崇德辨惑樊遲問崇德脩慝辨惑問有詳畧而荅亦不同何歟

先儒嘗論聖門諸弟子問答處弟子各從其切已上問聖人亦各從其切已上答此師友問答之有同異也按嘗論以明為問者僅一子張以知為問者僅一樊遲曰明曰知皆所以求釋其惑然張之問明者一而遲之問知者再於此見二子之失莫重於惑而遲之惑又有甚於張焉故張止於崇德之問特其好善之未足遲則兼有崇德脩慝之問其於好善惡惡之心皆未固也至於聖人所答脩慝止於遲者姑舍是若崇德辨惑問同而

荅異盍亦考其故焉大抵子張天資本超卓而少誠實惻怛之意樊遲天資本遲鈍而每多粗暴近利之習是以荅子張以忠信徙義爲崇德正與荅問達所謂質直好義同一旨此所以警其少誠實之意者審矣荅樊遲以先事後得爲崇德正與荅問仁先難後獲同一義此所以警其多近利之習者信矣忘身及親告之遲以其多粗暴之習欲生欲死之惑告之張以其少惻怛之意此又不言可知已遲之粗暴他無可據張之爲人但觀

曾子子游有難仁未仁之論及夫子有譖愬不行之戒則其少惻怛之意益著矣即此而論弟子各從切已上問聖人各從切已上説豈不信乎雖然聖人平日告二子者亦有同歟曰有忠信篤敬之可行恭敬忠之不可棄此為異詞而同旨不專為二子切已上荅也

子張樊遲俱以辨惑為問夫子所荅雖不同而皆不告以辨之之方何歟

二子之所問者同而夫子之所荅者異此正所以各授

之以其方也何也聖人各因其切已之失而救之正猶醫者各因病以處方也夫以子張之為人少惻怛故以已之好惡而欲人之生死已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欲心無常此子張切已之失處樊遲之為人多粗暴故以一朝之忿而忘其身已惑矣甚而又且及於其親則惑之甚也忿心或過此樊遲切已之失處故聖人於子張則告以欲生欲死之蔽於樊遲則告以忘身及親之害是皆究其受病根源而告之辨之之方

葢莫善於此矣合而言之夫子之告子張教之以窒欲夫子之告樊遲教之以懲忿懲忿窒欲皆為方之良者然於人各有所施以懲忿而施之張以窒欲而施之遲則皆不切於其病矣弟子各從切已上問聖人亦各從切已上荅甚矣哉聖人之善荅問也

子張問崇德而夫子荅之者亦曰崇德樊遲問崇德脩慝而夫子荅之者亦曰崇德脩慝獨於二子之問辨惑夫子乃皆不復以辨惑為辭是何不教以辨之之方歟

吁聖人各因切己之失處而告之是即示之以辨之之方也初何待明以辨惑言而後謂之辨惑哉大抵子張之為人不免少惻怛之意而愛惡之不常故夫子告之以欲生欲死之蔽樊遲之為人不免多粗暴之習而忿激之或過故夫子告之以忘身及親之害辨之之方固未有切於此者矣且答子張以欲生欲死之蔽者正其辭而斥之曰是惑也告樊遲以忘身及親之害者反其辭而曉之曰非惑歟曰是曰非見之真而言之確此非

辨而何哉切嘗譬之良醫之處方有告以去病之道者有戒以受病之源者皆所以為處方之善者也今聖人答二子之辨惑雖未曾告以去病之道而實戒以受病之源亦可謂善處方者矣論者將奚疑

夫子荅樊遲宰予南宫适之問或抑或揚皆待其出而後言之何歟

甚哉聖人教人之心為無已也有問於我竭其兩端此聖人之本心也奈何彼無憤悱之機則吾不得以施其

啓發之力由是而有不復者焉然於不復之中又有不能已於言者於此可見聖人教人之心為無已也且如樊遲有稼圃之請夫子嘗拒之以吾不如老農又拒之以吾不如老圃彼竟不悟不問而出夫子惟恐其誠謂農圃之不如銳然從之而無愧則其失甚矣由是於其出也發而為小人哉之論乃歷歷然申以好禮好義好信之辭使遲得所聞庶可覩其知自正也宰予有短喪之問夫子嘗警之以於女安乎又絶之以女安則為之

彼竟不悟不問而出夫子惟恐其誠以稻錦之可安恬然為之而不怪則其罪深矣由是於其出也發而為不仁也之論乃諄諄然申以三年天下通喪之說使予得所聞或可望其知自反也以至南宫适嘗有羿奡禹稷之問所言初非不正特其意將以禹稷比夫子夫子不敢當之故不荅适乃不能再問而出安知其默識聖人所以不荅之意否耶夫子惟恐其有所未悟將謂其言之未善故不荅則適以沮其慕善之心由是於其出也發

而為君子哉之論而復申以尚德哉之稱使适得所聞正欲其知所自信也然則夫子之於三子皆為其不能再問故不得以面命之既出又有不能已於言焉後之論者往往以是致疑於聖人聖人豈有所避忌而然邪曾不思樊遲二子之可責者猶或不欲面斥其非若南宮之可許者何亦待其退而後言哉大抵聖人之於門弟子見其有毫髮之美者惟患未得以進夫善見其有纖芥之失者惟恐適所以遂其非故雖不再問亦自不

能已於言向使當時三子問之弗措則必不待其出而後言矣嗟乎聖人責樊宰於既出之後者猶未足見其教人無已之心至於稱南宫於既出之後者深足以見其教人之心為無已也不特此也孟懿子問孝荅以無違懿子不能再問恐其體認之誤則又特舉以告樊遲而啓其問甚矣哉聖人教人之心為無已也不然聖人何以曰吾無隱乎爾

孔顔之樂同異

朱子嘗謂程子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程子之言引而不發後世諸儒未有能指實發明之者然則孔顏之所樂何事且未易知況於欲求其所樂之同異可乎要之聖賢德業未易以迹求聖賢氣象自可以意想但即此兩章沈潛涵泳大畧自可見矣樂在其中云者蓋有從容自得之意不改其樂云者直有服膺弗失之狀然則夫子之樂乃性焉安焉之聖大而化之者也顏子之樂乃執焉復焉之賢守之者

也非化之也此聖賢分量終有所不同耳雖然顔子潛心夫子其未達者一間使天假之年則不日而化矣是以孔顔之樂雖有異而所以樂其樂者未始不同聖人之樂有未易至賢者之樂容可及焉學者欲尋孔顔樂處且當從事於博約之誨用力於克復之功以求至於顔子之地等而上之終可以入孔聖之域矣顔何人哉希之則是

子路言志者再何以不同

士君子之言志有二有平居之志有顯用之志不可以槩論也子路言志者再車馬輕裘之論此特為朋友設是蓋言其平居之志也有勇知方之論事有干於君民是蓋言其顯用之志也當其與顏子同侍之時夫子特曰盍各言爾志蓋君子素其位而行於此姑言其平居之所志爾及其與曾冉公西同侍之時夫子明謂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是正以顯用之志問之顧安得不以顯用之志以對耶然則車馬輕裘之論止及於朋友者所

志非小有勇知方之論關係於君民者所志非大其志蓋各有所施故爾抑嘗論之子路所言顯用之志蓋自度其材而所自期者若此他日夫子答孟武伯之問亦謂千乘之國可使治賦回視子路有勇知方之論以千乘之國言者正相合於此益足見子路言志之所自期者爲不誣也

夫子答孟季之問由求者何以異

孟武伯有子路仁乎之問而併及於求夫子答以由可

治賦求可為宰是蓋告以二子所宜之職也季康子有仲由可使從政之問而併及於求夫子答以由也果求也藝是蓋告以二子所優之才也茍自常情觀之答武伯仁乎之問則當告以二子所優之才答康子從政之問則當告以二子所宜之職今聖人之所答反是其故何耶徐而究之武伯仁乎之問其心盖以聖賢之全德望諸子而仁豈易言耶聖人將直以仁許之則不免於小吾道方抑之以未仁則又適足以輕諸子故聖人皆

各稱其所宜之職仁則誘之以不知庶乎二子或得見用於當世也至於季康子從政之問其心蓋知二子之可用矣而不過質正於聖人耳聖人又何庸歷歷告以所宜之職哉故止各稱其所優之才而於從政乎何有庶乎二子皆得取信於康子也論至此極則聖人之荅問意各有在豈苟云乎哉向使荅武伯以二子所優之才則近於迂荅康子以二子所宜之職則幾於贅聖人必不爾也且嘗論之他日由求二子之言志由則曰可

使有勇求則曰可使足民皆有合於聖人可使治賦可使為宰之論甚矣聖人之善知人也

夫子嘗稱由求赤三子可使之才矣他日侍坐又發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之問何邪

聖人之於門弟有對其人言者有向他人言者向他人言者告以其材之所優聖人固未始不知之也然對其人言者正欲叩其志之所向以覘他日之所就聖人豈誠不知邪是以由求赤三子之在聖門聖人各以其所

可使者言之蓋荅孟武伯之問則然也至於他日侍坐乃有何以之問似不知其為人者蓋對此三子而問之也聖人之發為是問政將聳其聽而勉其學深望其有造於遠大之域惜也三子不識聖人發問之意而僅隨所能以為對由也可使有勇即可使治賦之云求也可使足民即可使為宰之謂赤也願為小相又即可使與賔客言之事是三子者皆不免僅安於小成而無志於遠大宜乎子路之見哂而求赤二子亦卒非聖人之所

與也論至於此則聖人既知而復問者不必疑聖人有所警而門人不之省者良可惜也雖然聖門弟子言語多務實此三子者各言其志証諸夫子可使之論亦可謂得其實矣倘或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亦何益之有夫子荅武伯之問隨其才而稱其所可為對諸弟子而設問者觀其志而覘其所欲為要之稱其才之可為者許其所已能也覘其志之欲為者勉其所未至也聖人教人之心無有窮已其所屬望於二三子者豈止於治

賦爲宰與賔客言而已哉

聖人固素有知人之明而必覘其自知之何如故雖其所已知而猶發於問者此也及觀三子之言志正與聖人稱其所可使者無異旨是則聖人平日之知人其許之者若是門弟子之自知而自許者亦若是人已之見適相脗合至此益足証聖人之許人者非過譽門弟子之自許者非過望所言皆得其實又何庸疑聖人之既知而復有問邪

夫子嘗稱由可治賦及其自稱可使有勇則哂之何邪

竊原夫子所以哂之者非哂其不能也蓋哂其言之不讓耳以子路之才於武事固其所優然於荅問之間正當謙冲退托婉而言之可也乃令辭氣失之剛暴哆然以此自任聖人安得不哂之邪當時曾晳嘗有何哂之問夫子固明謂其不讓厥後門弟子記其言又加以率爾之言率爾云者可見其言之不讓明矣他如夫子於

求赤二子亦嘗許其可使爲宰可使與賔客言當此言志之頃二子之所自許亦與夫子之言相脗合然求也言可使足民則終以如其禮樂以俟君子之辭赤也言願爲小相則先以非曰能之願學焉之語氣象雍容聖人又何哂哉朱子集註於哂由之下嘗謂夫子葢許其能特哂其不遜此言爲得之矣雖然其言不讓夫子哂之宜也然其所以言者不徒曰勇且以知方言之是則其勇也葢亦義中之勇非徒勇而已矣論者要未可以

夫子之哂少之也

子張問政又問從政所答何以不同

問政此政也問從政亦此政也政豈有二乎哉要之聖人先答子張之問政者專為其人言也後答子張之問從政者泛指其事言也專為其人言者專論守其在我之道泛指其事言者泛論施以及人之方其不同也固宜嘗考問政一章置諸齊景公季康子問政之間大抵皆專為其人言也問從政一章直以係諸帝王政事之

末尤足証泛指其事言也合而論之先荅問政專為其人言者此必子張初年時事因其資之所失而告以守其在我之道也後荅問從政泛指其事言者此必子張晚年時事因其材之所能而授之施以及人之方也意記者先後之序正此意耳
聖門弟子之所問有詳畧故聖人之所荅有繁簡論者要不可以異觀也顔淵所載子張惟問政而已堯曰所載子張問何如斯可以從政矣然則一問政一問從政

固自有詳畧之不同是以聖人之荅之也前則荅之以居無倦行以忠而僅舉為政之大體後則荅之以尊五美屛四惡而歴舉為政之小目合而觀之問之畧者荅亦簡問之詳者荅亦繁正所謂小叩小鳴大叩大鳴善待問者如撞鐘耳先儒釋從政章嘗論告問政者多矣未有若此之備也要之聖人非徒告之備也政以其所問有異故不得以不備魯論一書問政者雖多而問從政者惟此而已宜乎聖人告之為最備也

程子嘗論子貢問爲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爲仁之資愚敢謂子張之問從政猶子貢之問爲仁所問者異故所荅有不同也

泰伯憲問二章恥也同異

君子之仕也固未始以干禄爲心而亦未始無心於得禄特不過以行道爲先務道既行則禄自隨之耳世有道不得行而茍夫禄者固可恥或有吾道得行之時不能有爲而徒徇乎禄無道可行而不得夫禄均之爲可

恥也

邦無道穀之可恥與夫富且貴焉之恥者蓋皆道不得行而苟夫禄者也邦有道穀之為恥者蓋指不能有為而徒徇乎禄也邦有道而貧賤之為恥者蓋指無道可行而不得乎禄也憲問篇於此兩節皆專指穀而言泰伯篇此兩節又指富貴貧賤而言似皆重在於禄而其大意實以道之行不行為輕重論者但求之朱子集註可知已釋憲問篇者曰邦有道不能有為邦無道不能

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釋泰伯篇者曰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不足以為士矣可恥之甚也合此二說而論則邦無道不能獨善是即世亂而無能守之節者固已邦有道不能有為其與世治而無可行之道雖有得祿不得祿之殊其為庸碌則一耳夫以邦無道之時得穀而富貴固以不能行道之可恥邦有道之時不能有為而徒食祿無道可行而貧且賤均為不能行其道是又可恥之尤者也二章大

旨其所恥者本不在得禄與否而皆以不能行道之為恥耳可不戒哉

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又曰邦有道穀恥也何也

聖人之教學者無往非以得時行道之為心也茍有其道不得其時是固無足責者時既得矣而在我無可行之道不足以致夫禄固為可恥又或徒知茍禄而不能有為以行其道豈不尤可恥哉

二者皆以邦有道言葢皆可謂得其時者矣然當是時而貧且賤焉是葢在我無可行之道不足以致夫禄爲可恥也邦有道穀者徒知苟禄而不能有爲以行其道亦可恥矣大抵邦有道之時在我不足以致夫禄與夫徒知苟禄之爲心斯人也均之無道之可行可恥一也故聖人立言之要無非勉學者既得其時必行其道此旨一而已矣雖然貧且賤焉之恥猶爲庶幾邦有道穀之恥深可責焉何則貧且賤焉之恥此不過既得其時

而在我無可行之道不足以致夫禄甘於貧且賤焉而已矣至於邦有道穀之恥是乃既得其時而徒以苟禄為心不能有為以行其道身計得矣如君民何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之甚矣夫子有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此士君子不可以不講也

夫子有曰君子謀道不謀食又曰君子憂道不憂貧此二語蓋深戒學者當以行道為務而不當以求禄為心大抵道為重而禄為輕也

邦有道而為貧賤之恥也蓋世治而無可行之道故為可恥之甚是恥也非憂貧也憂無道之可行也邦有道穀而亦以為可恥者蓋邦有道不能有為而但知食祿故可恥是恥也徒謀食而不謀所以行其道也世之學者倘能一以謀道憂道為心必求在我之盡其道則於邦有道之時自足以致夫祿而亦無茍祿之失二者之恥皆可免矣雖然學者求免於二者之恥將何如亦曰脩其天爵而已矣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自無貧且賤

焉之恥既得人爵而毋棄其天爵則亦可以免邦有道穀之恥矣學也禄在其中學者不可以不知勉

善人教民兩章何以異

教民而可以即戎者僅能使民知義而盡忠君愛上之道為邦而可以勝殘去殺者直能使民向化而有遷善遠罪之風其為功效之淺深不言蓋可知已然以七年百年計之則歷年少者其功淺歷年多者其效深理固然也茍自教民七年積而至於為邦百年之久則前日

之亦可即戎者終亦可勝殘去殺矣是則七年而可即戎者非必百年而可勝殘去殺者非優大抵歲月有遠近故其功效有淺深耳要之教民七年者可一身以致之爲邦百年者非繼世而成之其可乎是以七年而可即戎者論一時之近功百年而可勝殘去殺者論繼世之極效不可以槩論也

四書疑節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疑節卷三四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錄監生臣陸紹臺

四書疑節卷三

元 袁俊翁 撰

論語三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然興詩立禮成樂之論言詩禮樂而不及書何邪

曾論一書載聖人言詩禮者固多而言書者亦不少自書云孝乎之外泰伯篇舉武王子有亂臣十人之論堯

曰篇歷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無一不本於書是則門人以詩書禮皆雅言者豈欺我哉若曰興詩立禮成樂之論言詩禮樂而不及書者無他焉詩足以導人之性情禮足以節人之性情樂又足以養人之性情曰興曰立曰成皆是就學者切已工夫上説正所以舉其效以為學者勉至於書則記前代帝王之政事無與於學者存心養性之方故聖人於此不及言也合而論之門人記詩書禮皆雅言者非虛

談夫子爲興詩立禮成樂之論者二說皆實學初何戾哉況聖門於先王之四教此二章互見而畢備史臣記夫子退而脩詩書禮樂以教弟子豈不信然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教其子何以止及詩禮而不及樂

夫子嘗有興詩立禮成樂之論三者固不可以偏廢然夫子之教其子乃止及詩禮而不及樂豈聖人教已之子果有異於教人之子乎吁是不然葢隨其學力之所

至而告之耳竊考朱子集註謂興於詩者學之初立於禮者學之中成於樂者學之終即此先後之叙求之則可知矣嘗聞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當此之時非惟樂之不及雖禮亦未之及也是以伯魚舉詩禮之說以告陳亢夫子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是則學詩一時也學禮又一時也各隨學力所至而後告之也此時之未及於樂為學之工夫次第未至此耳使陳亢之問遲之後

来則學樂之問未必不又見於他日獨立之頃矣吁陳亢異聞之問疑聖人陰厚其子今謂聖人之庭訓乃止詩禮而不及樂又得無疑聖人之薄其子歟要之聖人誨人之心視己之子與人之子一而已矣初何厚薄之有

樂也者學者之終事故以成於樂言之是以聖人教人往往詳於詩禮而鮮及於樂不特庭訓其子為然也夫子嘗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是即興於詩之說

也又曰不知禮無以立是即立於禮之說也至於成於樂自此一語之外無聞焉門人記子所雅言亦止及詩禮而不及樂槩可見已然則聖人之庭訓止有學詩學禮之問而不及樂者又何疑哉

論語何以不言春秋

魯論雖不明以春秋言而所言多發明春秋之事是故魯論之於春秋非不言也特不明言之也嘗觀季氏篇論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大夫出與夫陪臣執國命而有

十世五世三世之説論祿去公室政逮大夫有五世四世之説而且及於三桓子孫微矣即此兩章㕘諸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本末大畧盡見於此矣况若論齊晉魯衛諸君臣心術之微躬行之要正與春秋所載之事多互相發且如季氏八佾三家雍徹季氏旅泰山伐顓臾之屬皆有關禮樂征伐之大經陳恒弑君尤為天理人心之大變凡此數節皆春秋之所不載頼魯論以補其不及曾謂魯論果不言春秋乎况夫子嘗自謂吾志

在春秋又謂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是則夫子未嘗不言春秋特不見之魯論耳聖人初豈諱春秋而不言哉

樂正止及雅頌而不及國風何歟

聖人為政莫先正名其正樂蓋亦以正名為先也夫頌者宗廟之樂雅者朝廷之樂頌與雅非天子不得用惟小雅則國君通用之樂是以雅頌之樂歌實上下名分所係聖人之正樂安得不以雅頌為先哉當春秋時魯公之宴武子賦湛露及彤弓武子不辭又不荅賦如晉

侯之於穆叔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穆叔弗聞亦不敢及又如三家以雍徹夫子譏其奚取於三家之堂是皆雅頌之失所者矣愚意夫子既正之後當歌雅者用雅當歌頌者用頌雅頌各用其所當用此之謂各得其所也至如國風惟二南及豳風可入樂其他列國皆不正之聲非樂歌所當用且國風之樂可用之鄉黨可用之邦國此乃上下之所通用無與於上下之名分初不待聖人正之可也

思無邪一語夫子果有取於駉詩否乎所謂思者

指作詩者之思邪讀詩者之思邪

魯論所載初未始明言其為詩云也安知夫子立論之本意果有取於魯頌之言乎抑聖人之言偶與魯頌合乎向使夫子果有取於魯頌言之則蘇氏謂其讀詩至此而有會於心斷章取義之説得之矣大凡斷章斷句取義不特左氏傳載公卿大夫賦詩者為然也大學中庸二書乃聖門傳道之要旨而其間所引詩或取一句

之義者或取一字之義者皆曷嘗原其詩之所由作邪
論者固不當泥此為思馬之辭也又或疑此思字果指
作詩者之思邪抑指讀詩者之思邪竊嘗究之自作詩
而論善者必為之美惡者必為之刺此作詩者之思無
邪也自讀詩而論善者必以為法惡者必以為戒此讀
詩者之思無邪也二說於義皆通但原夫子立論之本
旨取此一言以蔽詩三百之義則正指作詩者之思是
也然後之學者當以吾思之無邪求以會詩人無邪之

思則興於詩也不難矣

五十學易何其與史記繫易之年不合

司馬公作史記嘗易之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先儒釋魯論者又曰嘗讀他論假作加五十作卒葢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朱子集註按史記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五十字誤無疑也夫為是說者葢皆因其與繫易之歲月不相合故爾要之學易自學易繫易自繫易學易不過明其理繫易方

是著其書初非指繫易之謂學先學易而後繫易理固然也伊川嘗云吾四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覆紬繹六十以後著書以夫子生知之聖其積漸固不如此然所謂學亦研究紬繹之謂至於繫易是為著書著書則不得謂之學矣

子游譏子夏之門人子夏有君子孰先孰後之論又有聖人有始有卒之論君子於聖人曾有二道哉

前言君子孰先孰後之論者通指聖賢教人上事後言聖人有始有卒之論者專言聖人已分上事此其有君子聖人之别也夫自聖人已分上言之自始及終本末一貫此惟聖人為然非他人所可及也倘自教人之道言之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傳以近小而不教以遠大雖聖人教人其道亦不外此也要之聖人之有始有卒者以道而論蓋與君子之孰先孰後者同此道耳聖人初豈有他道哉特子夏初言教人之

道則泛以君子稱之葢通上下而言耳至於末論始終之一致則不得不專舉聖人稱之以見學者之工夫所不可能也子夏之言可謂明且盡矣雖然君子之教人有序學者他日之有進其亦可以至於聖人否乎程子嘗謂自洒埽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惟在學者循序而漸進不可中道而或廢中庸所謂三知三行雖有異及其成功一也惟學者其自勉

君子之道葢包聖賢在其内聖人則得斯道之大全者

也

夫所謂君子之孰先孰後者葢言君子之教人有叙初非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倦教以遠者大者此正所以祛子游末矣無本之惑也所謂聖人之有始有卒者葢對門人小子而言始終一貫惟聖人而後能豈門人小子所敢望者此聖人字初不與君子對稱且上既稱君子之道下文止稱聖人初未始以聖人之道言論者正不必疑其道之有二也要之天下無二道聖人之道即

君子之道特聖人乃得斯道之大全者耳

聖人君子固自不同善人有恒相去何如

當時夫子立言於聖人善人有不可得而見之說於君子有恒有得見斯可矣之說味其辭旨君子之於聖人有恒之於善人固不敢以相擬然其相去亦皆無大相遠夫子本各就其相近者言之此其有得見斯可矣之說也嘗觀夫子論聖不曰吾豈敢則曰吾不能至於躬行君子則亦曰吾未之有得是則聖固難至君子亦非

易至也曾謂聖人君子之相去為大遠哉再觀夫子荅子張問善人之道曰不践迹亦不入於室釋者謂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至於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夫子益深以無恒為學者戒是則善人固不易得而人之能有恒者亦未易得也曾謂善人之與有恒者相去為大遠哉要之以學而言君子雖不可與聖人並列而亦近於聖人者也以質而言有恒雖不得與善人同科而亦近於善人者也論者但究君子之

近於聖人則知有恒之近於善人矣合此兩節而通論之有恒之於聖人其高下固大懸絕然求為聖人之學者亦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人也不然夫子歷舉四者之人品何獨申言有恒之義為最詳邪論者不可不察

既謂之儒矣寧復有小人乎

儒乃學者之稱也程子嘗曰君子儒為已小人儒為人謝氏則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朱子集註

嘗舉此二說取之矣按此二說參之魯論固嘗謂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又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程謝二說皆不為無所據者然子夏乃聖門之高弟其失未必至此夫子何遽以是語之邪先儒嘗謂聖人為萬世立言豈專為子夏設此說固為近厚然當時當以女言則不得不於子夏本身上求之先儒又謂此必子夏始見時事至其言切問近思仁在其中之說聖人之道有始有卒之說則必不至此矣此說為得其實然

可不究厥初以此告子夏者其故何邪要之此章所謂君子小人者正指其器量小大言之耳夫子嘗謂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者是已愚想子夏之為人天資樸厚學力篤實規模氣象不免拘於淺隘未得以造夫不器之域故夫子語以女當擴而充之求為君子之儒不當淺器狹量而僅為小人之儒是以夫子當日嘗戒以見小欲速之弊而且稱之以商也不及即此二語可以知其器量之為何如矣謝氏嘗

謂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正是意耳論者未可徒執人已義利之說以致疑子夏之然不然也

子貢子路皆問士何以問同而荅異

子貢善於言語者也言語固不可無其所貴者言行之相顧子路好於剛勇者也剛勇固不可少其所尚者剛柔之相濟故子貢之初問初告之以行已而有恥出使而不辱是不徒貴於能言而已子貢問之不輟乃申之

以稱孝稱弟言信行果蓋皆篤實自得之事無非勉之以言行之相顧也其荅子路也首告之以切切偲偲怡怡如也皆不可徒尚剛暴之謂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别而言之無非勉之以剛柔之相濟也即二子平日之所長而慮其或有所偏長其善而救其失誠可謂善於問荅者矣不寧惟是二子嘗有君子之問荅子貢則曰先行後言荅子路則曰修已以敬蓋先行後言所以警其嘐嘐徒言之

失脩已以敬所以警其行行過剛之弊即此而証則其答二子之問士因其材與失而告之者為益信

荅子貢問士何其以孝弟為士之次

孝弟百行之冠冕雖堯舜之道亦曰孝弟而已矣然而愛親敬長乃夫人之良知良能其所貴者正在於推廣之也孝於親而忠移於君事兄弟而順移於長忠順不失以事其上斯為孝弟之大者矣倘曰止於區區世俗之所謂孝弟則亦豈足為士君子之至行哉今觀夫子

之言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斯人也殆不過爲宗族鄉黨之所稱未能達而爲天下國家用以其爲士之次豈不宜乎先儒嘗謂宗族稱孝鄉黨稱弟是守一夫之私行而不能廣其固有之良心斯言爲得之矣吁後之學者正當因是自勉而推廣其孝弟之道切毋諉孝弟爲士之次以自怠

甚矣士君子之脩行不可徒足乎已而不能及於人也

夫孝弟爲百行之冠冕而夫子荅子貢之問士乃以孝

弟為士之次之人也徒足乎已而不能及於人耳何以言之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有人於此事親孝而忠移於君事兄弟而順移於長忠順不失以事其上可謂士君子之至行者也倘曰孝弟之行盡於已而不能移之於忠順則亦未免為鄉人而已矣是以夫子之荅子貢止以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言之是特不過見稱於宗族鄉黨之間未能達而為天下用回視行已有恥使不辱命出而有為於世者能無

慊乎先儒嘗謂宗族鄉黨皆稱孝弟豈不是第一等人

然聖人未以為士之至行者僅能使其身無過而無益於人之國不足深貴也斯言得之大學嘗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士君子不可不以遠大自勉

夫子責人以不孫弟又曰當仁不讓於師何邪

學者立身行己之間有不可不讓者有可不必讓者要必因事而制宜可也

責人以幼不孫弟者此乃與人交接之頃所不可不讓

者也謂當仁不讓於師者此乃各盡在我之事所可不必讓者也由是推之凡有與於人而兩相待者不可不讓也凡無求於人而各自盡者可不必讓也不必讓而過於讓者則病於拘不可不讓而失於讓者則病於放二者胥失之讓乎不讓適其可而已矣雖然學者之立身行已不可不讓者十九可不必讓者十一每事且當以退讓為心切毋嘐嘐然借當仁不讓之說以自誑不然子貢何以亦曰惡不孫以為勇者

不讓云者蓋言以仁為已任雖師亦無所遜當勇往而必為之耳夫仁者人之所自有而自為之非奪諸彼而先之也何遜之有當時程子亦慮論者以不讓為疑遂謂為仁在已無所與遜者若善名在外不可不遜斯言為兩得矣合而論之夫子責之以幼不遜弟者蓋責人盡禮之詞已與人接不可不孫讓者也勉之以當仁不讓者蓋勉人為已之辭人各自盡可不遜讓者也况幼不孫弟一章申之以闕黨童子居位並行之説蓋皆責

人之盡禮也當仁不讓一章先之以民之於仁甚於水火之說蓋皆勉人之為仁也彼此皆合上下章參看則二章章旨之異者為益信

夫子論友子夏子張論交同異何如

聖門師弟子之立論其大旨本亦無甚相遠然聖人之言卒歸中正而無弊門弟子之說不免或流於一偏學者不可以不察嘗觀夫子論友則曰無友不如已者子夏論交則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似即吾夫子之

意而子張乃曰異乎吾所聞何歟嗟乎夫子立論不過曰不如已者毋與之友而已初未始以拒人言當時門人記此語者不作禁止之毋而以此無字書之其氣象雍容不迫果有毫髮拒人之聲色乎子夏論可者與之固是已於不可者踈之足矣若曰拒之則害乎交際之道其言不免過於迫狹之甚是豈夫子之意哉子張以為異乎吾所聞固當矣但其所言又不免失於過高之病蓋大賢雖無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絶不賢固不可以

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當時子張但欲闢其拒人之論而不自知其言之過審如子張之說或者流於包容無辨亦豈有合於夫子之意哉合而論之子夏之言偏於廹狹子張之言偏於過高惟夫子之言乃得其中正而無弊聖賢氣象不侔於此亦可見已愚詳夫子論友之意不如已者無與之友固未截然而拒之亦未始泛然而容之子夏固未得夫子之意子張亦豈有得於夫子之意哉後之學者欲求交友之道惟當以夫子之言為

主可也雖然已擇交於人者當以子夏之言為法人納交於已者當以子張之言為心何則已擇交於人者寧過於謹人納交於已者寧過於寛寛於待人謹於處已二說酌之以取中可也先儒嘗謂二子所言各有所偏折以聖人之中道則初學大畧當如子夏之言成德大畧當如子張之說二者蓋亦兼取之矣世之交友固當以夫子一語為主而於人已交際之道要亦請擇於斯二者

夫子何以聞韶於齊

竊嘗論之陳為虞舜之後聞韶於陳宜也今乃不聞於陳而聞於齊魯用六代之樂聞韶於魯宜也今乃不聞於魯而聞於齊言之誠可疑也然按陳為舜後本有虞韶蓋自陳公子完奔齊之後齊故有之此其不聞於陳而聞於齊也魯用六樂本有虞韶蓋自魯太師摯適齊之後齊故有之此其不聞於魯而聞於齊也太師摯適齊之論雖有魯論可據而猶出於後人臆度之辭公子

完夲齊之論既有左氏為據而載之漢志為甚明不因乎彼則因乎此二者必居一於此矣且遷史魯論載夫子在齊正當景公之時參之孟子載齊景公徵招角招之樂則夫子所聞即此是也

夫子何獨擊磬於衛

子擊磬於衛荷蕢者過其門直曰有心哉擊磬乎荷蕢者謂之有心則當時所以擊此磬者寧無故邪冉子嘗有夫子為衛君之問子路嘗有衛君待子而為政之問

先儒皆指衛君為出公輒按史記孔子適衛凡再當靈公及出公之時愚想擊磬必在出公時也何以言之夫子荅子路為政奚先之問嘗有必也正名之說此乃夫子處衛之素志也樂記有云石聲磬磬以立辨於此可見其在衛擊磬之微意矣當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至衛汲汲然以正名為先此其擊磬之頃深取其聲之立辨欲借此以示名分之辨耳曾論冉有子路之問則知夫子在衛之時因曾論必先

正名之說則知夫子處衛之志及觀樂記磬以立辨之說則知夫子在衛擊磬之由樂記之謂立辨魯論之謂正名其意義正相合也

貨欲見而不見弗擾召而欲往何歟

聖人固不輕於殉人而亦不峻於拒人惟審其宜而已苟自常情觀之貨欲見而不見是不免拒人之峻也弗擾召而欲往是不免徇人之輕也豈知聖人之行事則不然夫以貨與弗擾本均為魯國强僭之陪臣然使其

誠心果有慕於聖道則天下無不可有為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也特貨之欲見者欲見而未有願見之實弗擾則致禮而来召矣此貨之誠心有未至而弗擾則已出其誠心故聖人於貨則不見於弗擾則欲往者此耳然而弗擾之召欲往而卒不往者知其人之必不能改也至於貨瞯亡而歸豚禮宜往拜然其誠心竟何在哉此夫子不得已而往焉竟遇諸塗而止雖見猶勿見也究而論之貨欲見而不見卒不免於往拜是乃不輕

於徇人之中而有不峻於拒人者存弗擾召而欲往乃卒至于不往是又不峻於拒人之中而有不輕於徇人者在甚哉聖人之行事惟審其宜而已不然何以曰仲尼不為已甚

互鄉童子見則與其進孺悲欲見則辭以疾何也聖人固不峻於絶人而亦不輕以與人惟盡其情而已苟自常情觀之孰不曰互鄉之童子與其進是不免為人之輕也孺悲之欲見辭以疾是不免絶人之峻也豈

知聖人之教人則不然夫以互鄉之童本難為言然潔己而來則其慕道之心亦誠矣誘而進之安知不可長其善而救其失哉此夫子之與其進也孺悲之欲見者意其欲見而未嘗見姑使將命者以道其意則其誠心猶有所未至此夫子之辭以疾也然而互鄉之童雖見矣與其潔不保其往與其進不與其退蓋亦未始深許其全善特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孺悲之將命者雖辭以疾及其出則鼓瑟而使之聞使知其為不屑之教誨雖

未見猶見也究而論之互鄉雖見而不盡與之是乃不峻於拒人之中而有不輕於與人者存孺悲未見而使之聞歌是乃不輕於與人之中而有不峻於絶人者在甚哉聖人之教人惟盡其情而已矣不然何以曰吾未嘗無誨焉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又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何也

觀人之法不可不尚乎言用人之法不可徒尚乎言何

則因言以觀人者兼善與惡而觀之也因言以用人者專取其善而用之矣兼善與惡而觀之者聞其言善則知其人之為正聞其言惡則知其人之為邪此所以觀人之術不可不尚乎言也專取其善而用之者其言雖善未知其行之何如要當審其言行相顧而後可此所以用人之法不可徒尚乎言也

吁君子不以言舉人者用人之法也不知言無以知人

者觀人之術也觀人之術不可不尚乎言此所謂不知言無以知人也用人之法不可徒尚乎言此所謂君子不以言舉人也要之易繫有云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此可謂因言觀人之法魯論有云有言者不必有德此又可謂因言用人之戒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知也又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焉何歟

魯論有曰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又曰不患人之不

已知患其不能也此兩章正與病無能不病不知語意相合皆所以欲求其實也至若疾没世而名不稱者乍看似與上章相背熟玩則正與上章相發何則有實斯有名名不稱則無其實可知已故君子以此為疾者非疾無名也疾無實也言外之意學者不可不察當時曾論於此兩章之下又繼之曰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先儒嘗謂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没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没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求諸已

而已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論至此極則聖人立言之旨固昭如也記言者豈苟云乎哉

子曰人不知而不慍又曰莫我知也夫何耶

觀聖人立言之旨或直其辭以示學者之勸或反其辭以發學者之悶辭雖異而旨實同也嘗考魯論垂訓為已為人所以為古今學者之殊求已求人所以為君子小人之别以是知聖人教人大抵只是為已而已故學而篇首以不知不慍為學者勉自是有不患不知之說

有不患莫知之説又有不病不知之説曰不患曰不病正與不愠同一㫖是固聖人切切於為已之學屢言而不止也然憲問篇記夫子之言乃曰莫我知也夫似聖人亦不免於求知矣徐而究之夫子本以不怨不尤語子貢乃先以莫知一語發其問待其有何為莫知之疑然後告以不怨不尤之説不怨不尤乃不知不愠之極功聖人果有毫髪求知於人之心乎要之不知不愠一語乃直其辭以示學者之勸莫我知夫一語乃反其辭

以發學者之問辭雖異而旨實同均之使人為已之學耳

子曰不怨天又曰知我者其天乎夫既以不得於天而不怨天寧復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妙哉

聖人托言而曰天有自釋之辭有自信之辭凡曰天者皆出於聖人不得已之心也

不怨天云者聖人自釋之辭吾雖不遇於世初亦不怨

於天也知我其天云者聖人自信之辭我雖不為人所知知我者其惟天乎
聖人德與天合惟聖人其知天而天其知聖人也不得於天而不怨天此聖人之知天也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此天之知聖人也夫子轍環天下其為困厄之遭際有若匡之圍魋之害為尤甚一則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一則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二者雖皆以天為辭然其辭意雍容不迫初無毫髮怨天

之意而隱然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寓其中論者唯即此二節觀之則聖人之不怨天而獨以天為知我者蓋可見已

封人荷蕢之見聞孰優

儀封人一見夫子而知天將以為木鐸是乃見而知之者也荷蕢者一聞擊磬而知其有心於行道是乃聞而知之者也或曰之二子者一見一聞得毋深淺之辨乎嗚呼二子皆衛人彼見而知此聞而知本均之為知聖

人者也及究其所以知之之實則不能無淺深焉何則聖人之道雖不行於斯世而其心未始一日忘天下聖人葢本以兼善為心也封人得於一見之頃遽稱其將為木鐸而歸之天則其望於夫子者深而其知夫子者不淺但觀何患於喪一語則其拳拳救時行道之心為何如彼荷蕢者一聞擊磬遽以有心稱之本未始不知聖人之心者奈何既而有鄙哉之譏又且謂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然則聖人豈果欲求人知者邪深厲淺揭

直漠然而忘世宜乎聖人直謂果哉末之難矣以絶之愚嘗反覆二子議論之辭封人葢亦兼善天下為心封人之心猶聖人之心也荷蕢者之為心殆不過獨善其身耳豈能得聖心之同然者乎他日朱子集註於封人則曰葢賢而隱於下位者也於荷蕢則曰亦隱士矣亦非常人矣然則朱註之於二子一直指其賢一特謂其非常人二子聞見之淺深可知已合二子之聞見而論議者固不得優封人而劣荷蕢也雖然荷蕢固非深知

聖人者也然又豈不優於叔孫武叔之毀是又未可過
為春秋責備賢者之論

四書疑節卷三